

王以培
著



大钟亭

北外借

漓江出版社

王以培
著

大钟亭

漓江出版社
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钟亭 / 王以培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07-8335-8

I. ①大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60001 号

出版统筹:吴晓妮

责任编辑:叶 子

内文排版:王璐怡

封面设计:何 萌

责任营销:景迷霞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773-2583322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6.5 字数:100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引 言

《大钟亭》是一位病人家属送我的礼物，说是“为了感谢救命之恩”。真可笑，我只是一名护士，工作中碰巧照顾他的父母。现在他的父母已经出院，他也离开南京，不知去向，却将这本日记留给了我。

翻开这本日记，我不禁脸红，他竟然将我们之间短暂的经历全都记录下来，好在其中的人物，似我非我。至于那一点儿“隐私”，我想，在这“隐私”泛滥的时代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因此，喜欢窥视“隐私”的读者，可以就此合上这本书。

而我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将这本日记公之于众，是因为其中隐含着一座消失的古城，一群逝去的人影。按他的话说：“这里确曾存在着另一座城，生活着另一群人，忘掉他们，是我们最大的不幸……”

细读这些潦草的文字，我终于发现它们不仅属于我。既然上天安排他写下这一切，并留给了我，我不如将它和盘托出——或许有一天等我们老了，能从中找回一些童年的乐趣，发现年轻时的一些感情冲动，原本那么美好，那么光荣。

为了让它更像一本书，我删除了其中的日期，并加上书名。
而无论如何，请作者宽恕。

护士一枚
于猴年马月

身体下面的床在迅速移动，像漂在水上，或穿云破雾；床很硬，还在不停地抖动，又如出生时的摇篮；我躺在上面，感觉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这张床上漂浮——天花板贴在头顶，伸手可触。这是一座冷风飕飕的“小阁楼”，房顶上的通气口不住地冒出冷气，吹得头痛，我用枕巾裹着头，恍惚入梦……不用说，这又是在南下的列车上，从北京到南京的旅途，我已经来回走了十几年，窗外的一草一木，一枯一荣，我都很熟悉，所以今天可以安然入睡，不必去关心窗外或身边发生的事情，一切都是老相识了，连同躺在这“小阁楼”上的梦。在这迅速移动的上铺，我又梦见了“大钟亭”，这三个字化成了一幅图景，不是么？“亭”字本身就是一座亭子，亭亭玉立在我梦中，而亭子里依旧挂着明代洪武年间的那口铜钟，像一只紫金色的大铃铛，悬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多少年来它一直沉默，却始终回荡着低沉而模糊不清的回音，这一次它又出现，旁边多了一棵古老的银杏树。我这才发觉这些年来，无论我住在哪里，门前总

有那么一棵或几棵银杏树。银杏叶纷飞飘落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生命就有了意义，不必再去别处找寻，如同大钟亭内的大钟回响时，内心再也不需要别的教堂的钟声。是啊，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大钟亭旁边的大钟新村，在若隐若现的钟声中成长，在银杏树下做梦，这一切在日后的岁月中屡屡重现。而今是大寒过后的第二天，它再次入梦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清新明晰……

身体下面的床还在晃动，仿佛躺在儿时的摇篮中，可一睁眼已经36岁了。整整36年，第三个本命年，我从北京回南京，这一次不是度假，是因为父母双双住院。前些日子往家里打电话，早晚都没有人接，从姐姐那里才了解到实情。两个姐姐都远在异乡，当然我得先赶回去。

许多夜晚我都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，也想不清楚究竟躺在何处，尤其是在火车上，身体下面的床像岁月一样迅速移动……

仿佛一生在列车上度过，而岁月停留在经过的一座座城市，一座城市一场梦。日子鱼群般往来穿梭，水面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而所谓伊人，一会儿是云，一会儿是雨，一会儿是微风细雨中的村落……以往她一直隐居在云层之中？

窗外，一辆吉普车在黑漆漆的道路上疾驰，与列车并行，车灯打亮一排黑色的杨树林，树木的下半截齐刷刷地涂着一层白石灰。四周是空旷无垠的华北平原，隐隐绰绰的小山丘像一座座深藏心底的坟墓，这些年来，上面的杂草日渐茂盛……再远一些的地方有几幢矮平房，不知为何深夜还亮着灯……又经过

一座城市，铁路立交桥下，暗红的路灯映照着一一条蜿蜒的公路，空无一人。城市静悄悄的，贴近铁路的工棚已残破不堪，屋顶上压着一些零乱的砖石……车窗外的情景一会儿一变，而星空一如从前，只是不断地幻化出新的感受……

再一睁眼，窗外已是茫茫江水，粗大的钢梁从窗前闪过，经过长江大桥，旅客们都纷纷站起来取行李，我还坐在窗口。这时，晨光已照亮沉沉江水，江上白帆，江边的田野，参差不齐的城楼……南京到了。

二

盐水瓶悬在头顶，药液一滴一滴，透过苍白的手背上暗蓝的静脉，缓缓注入妈妈的身体。妈妈躺在病床上，好容易睡着了，可睡得很不踏实。现在是晚上9点45分，病房里已经熄灯，借着走廊上暗黄的路灯，可以看见妈妈散乱的白发，紧锁的眉头和半闭的眼睛，她的左边眼角噙着一滴泪，泪水越来越沉，眼看就要滑落……我体味着其中的苦涩：人到七十多岁的年龄或许常常会有无名的悲哀袭上心头，何况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，心律不齐，常常心动过速；往常总是母亲照顾孩子，如今是孩子坐在母亲的病榻前，七天七夜一晃而过。妈妈痛苦的眼睛里似乎还含着一丝歉意（让我更加不安）……爸爸就住在隔壁，因为护士长的照顾，他看上去比妈妈平静一些，但病得更重，是大面积心肌梗塞，送进医院时，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希望，经过一周的抢救，病情基本得到控制，我刚刚可以松一口气。刚才我从隔壁过来的时候，爸爸还在吸氧，蓝色的钢瓶立在床头，出气口上的小玻璃瓶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气泡，爸爸呼吸

均匀，血压稳定在 60~90（还是偏低）。我现在坐在妈妈的床头，这是在南京鼓楼医院第九病区。从里面往外看，夜空呈暗红色，寒风中飘浮着散乱的霓虹灯和隐约的歌声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病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。这里每间病房住着三个病人，每个病人的床头柜上都搁着鲜花，有玫瑰、康乃馨、郁金香和满天星，床底下放着几只果篮，暗香浮动。从外面看，这幢新建的高楼像一艘夜航的船。

七天晨昏颠倒，已经习惯。七天来整个世界都在病房里，外面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存在。好容易闯过了险关，抬头看看，窗外的冬夜变得格外亲切——南京的冬天即使寒冷，也有丝丝暖意藏在灯火、细雨和人群之间，而月亮像一只灰白的蝴蝶停在窗口，风一吹，又不见了。我突然想去夜里走走，呼吸一下久违了的轻松自在的空气。

穿过走廊来到前台，护士小姐正坐在桌前照镜子（她手里拿着一面圆圆的小镜子），被我发现，她脸一红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。迎面的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静”字，这个护士就叫这个名字——“辛静”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只要她一进病房，病人的心就都静下来。她看病人的眼神有点冷，但却能唤起人们求生的欲望。这是我观察七天之后得出的结论。在观察她的同时，我对她心存感激，但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。起初我觉得这个人有些傲慢，在心理上有意与病人保持距离，但后来发现，这种距离不远不近，若即若离——就在你感觉她对你有些疏远的时候，她会突

然与你接近，做出一些让你感动的事情。今晚也是如此，她照镜子的时候旁若无人，一副孤芳自赏，对谁都不屑一顾的神气；为了不让她太得意，我匆匆而过，只和她打了个招呼，可没想到她竟回转身来，冲我嫣然一笑，我顿时心花怒放，感觉这些天来的辛苦，顷刻间得到了意外的回报。

匆匆下楼，紧绷了七天的心情一下子放松，心里一阵狂喜，我一路小跑冲出医院的大门。迎面吹来一阵潮湿的风，虽然是严冬，可跟北京的寒风比起来，这简直就是春风，吹拂着温暖的丝雨，散发出树叶与芳草的清新，混合着一股我特别熟悉的江南气息。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，我恐怕一辈子也说不清。

三

当灰白的月亮隐藏到云层之后，我和禹宁一起出现在微雀酒吧。禹宁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每次回南京都是他来接我。前些年回来，总有七八个朋友相聚，几乎南京所有的酒吧和舞厅都留下了我们的“光辉足迹”：“北极”（舞厅）的风花雪月，“龙门”（舞厅）的不朽艳遇，“洋洋”（酒吧）的万盏千杯……直到有一天，偶尔在鼓楼公园一块乌龟驮起的大石碑上，看见康熙皇帝亲笔题刻的“江南风俗浮华，人心浇漓……”^①时才发现，原来我们与先辈一脉相承。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这自古以来的风俗，谁能改变呢？

好了，言归正传。近年来，舞厅和酒吧越来越多，茶馆也风起云涌，家家生意兴隆，但朋友们也越来越忙（有些甚至为了钱反目成仇），剩下的闲人只有侯禹宁一个，他从税务局辞职下海，虽然也做成过几笔小生意，但出手太大方，天天请客、泡吧，加上小伙子长得精神，心又软，是个风流情种，所以很

^① 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三年刻写的碑文。

快入不敷出，久而久之，便债台高筑。但每次回来，我最想见他，因为他每次都有新故事。当其他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都已步入正轨，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，他还在感情的旋涡里挣扎，看似痛苦，又好像自得其乐。今天我们又来到微雀酒吧，这是从前许多朋友聚会的老地方，当年觥筹交错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“微雀”像一只小麻雀，栖息在金银街上的一幢老房子的二楼，楼顶的瓦片像粗糙的黑鱼鳞，瓦缝间生出一些杂草、枯枝；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整个南京的风花雪月都在里面。虽然这幢房子即将拆迁，人坐在里面都能感觉到小楼摇摇欲坠，但谁都不在乎，按禹宁的话说：“要的就是这种感觉。”

沿着狭窄陡峭的木楼梯走上去，楼板“咚咚”直响。一进门，满眼亮堂堂的，如花似玉的南京姑娘如雨后春笋，从各个角落站起来和我打招呼，一时间我幸福得不知所措，可回头一看，她们都是冲着禹宁去的。禹宁像首长一样，向她们挥手致意，她们随后纷纷坐下来。

“怎么今天一个人来的呀？”禹宁问其中的一个姑娘，她正独自坐在角落里吐着烟圈。

“我么，孤家寡人唉。”她说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“你是孤家寡人，我就是孤魂野鬼了。”禹宁说。

女孩一笑：“算了吧，我昨天还看见你……”

“在哪里呀？”

“真要我讲出来呀？”

“算了算了，”禹宁说，“大家彼此彼此，你真一个人来的呀？”

女孩点点头。

“过来坐。”禹宁招招手，女孩端起桌上的一瓶柯罗娜，叼着烟，缓缓走过来，坐在我们旁边。

“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北京的朋友，大学老师雷蒙（我不知道禹宁为什么不说我的真名），这就是孤家寡人燕子。怎么样，小燕子，老公又回台湾去了？”

“前两天刚走。”

“恭喜你，自由了！”他们于是为自由干杯，聊得起劲。

我插不上话，只能听听看看。邻桌的两男两女油头粉面，看上去不到20岁，他们正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，做一种绕口令游戏：“你淫荡啊，我淫荡啊……”然后哈哈大笑。我一时还不太适应。每次从北京回南京都是如此，好像一个革命者，瞬间堕入温柔乡，一半欣喜，一半自责。

这时燕子包里的手机响了，她走出去接电话。禹宁低声对我说：“燕子的男朋友前一阵被关进戒毒所，后来她就被一个台湾人养起来了，现在燕子想脱身，问我怎么办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正说着，燕子回来了，一脸失落。“老公来电话，明天又要过来。哎哟，烦死了！”

“想你了。”禹宁说。

燕子脸一沉：“你不要太得意，你老婆马上又要查岗了！”

“同是天涯沦落人。”禹宁苦笑道，“所以啊……”

“所以什么？”

“所以要抓紧时间。”禹宁说。

燕子一扭头，吸了口烟，动了动嘴唇，似笑非笑。禹宁开始和她谈心，谈着谈着，只见燕子泪汪汪的，随后，他们手指缠绕在一起。烛光跳动，棕色吧台上，酒瓶林立……禹宁和燕子还在窃窃私语。

时候不早了，我起身告辞，说医院还有事情。禹宁结了账，送我下楼，出门时才发现，燕子跟在后面。

“我们送送你。”燕子说。于是我们并肩往前走，燕子走在中间，挽着我们的手臂。晚风湿漉漉的，沾衣欲湿，吹面不寒。燕子走着走着，像是飞了起来。

金银街两边的小树上，挂着一串串彩灯。

四

提心吊胆地走进病房，爸爸、妈妈都还安安静静地睡着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；想起前几天的一次可怕经历还心有余悸：夜里太困，我打了个盹，醒来一看，床上一大摊血，血漫出被子，滴到地上。原来爸爸翻了个身，插在大腿静脉上的导管脱落，血从针头倒流出来……假如我再晚些醒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在今晚平安无事。我飘飘然在病房的过道上走来走去，深感医院与酒吧是两个多么不同的世界：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对于病床上年迈的心脏病患者来说，那些在酒吧里挥霍青春的少男少女是多么的奢侈！而我穿行于这两个世界之间，这两个世界对我来说缺一不可。自从父母躺在医院里，医院就成了我的家。进出医院，人会变得更敏感，对周围的风吹草动和世事变迁体会更深；不仅意识到平凡生活的来之不易，还会产生一些别的念头：去创造生命的契机，让美好的一切长存……我正在昏暗的走廊上浮想联翩，突然一道手电光照过来，两个查房的护士迎面走来。

“有陪护证吗？”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护士问，我隐约看见她的白帽子上有两道绿杠。

“他有。”另一个护士说。——是辛静，她的帽子雪白，如雪莲花瓣。

然后，她们拿着手电，走进病房，我轻轻跟在后面。手电光照在爸爸脸上，爸爸睁开眼睛，微笑着冲她们摆了摆手。

“别动！”辛静说，然后，她走过去握住爸爸的手腕，静静地给他诊脉。爸爸又闭上眼睛，睡得很安详。

她们继续查房，我站在走廊里察看，今晚病房里还算比较平静，不像前些日子，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会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——平日温文尔雅的护士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异常神勇，她们在听见病人的呼救信号，或发现危重病人病情发作时，会立刻冲上去，在短时间内推来各种急救仪器，或给病人做人工呼吸。但就在前天夜里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抢救无效，被手推车推了出去，病房里传出凄惨的哭声。而那手推车车轮的转动声，听起来比哭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更加沉重，令人窒息，但这时候，护士和医生们都显得异常从容、镇定。

负责查房的护士长（帽子上有两道绿杠的）走了，辛静正在埋头做笔录：“37床，23:15，心跳120次/分，血压80~160，心慌，呼吸急促……”我斗胆走到她跟前看了一会儿。她抬起头。

“我想租一张躺椅。”我随口一说。